

專件

蓮修策進(三續)

陸水範遺編

吾人現前一念能念之心。全眞成妄。全妄即眞。終日隨緣。終日不變。一句所念之佛。全德立名。德外無名。以名召德。名外無德。能念心外。無別所念之佛。所念佛外。無別能念之心。能所不二。生佛宛然。本離四句。本絕百非。本徧一切。本含一切。絕待圓融。不可思議。蓮宗行者。當從者裏信入。（徹悟禪師示衆）

一切衆生。爲身邊邪見戒貪瞋癡慢疑利鈍十使所使。久經長刼。流轉生死。此十使於四諦下歷三界九地。有八十八使見惑。八十一品思惑。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之難。況思惑乎。若見思二惑。毫髮未盡。分段生死。不能出離。此所謂豎出三界也。甚難甚難。然此十使總名衆生知見。古德謂衆生知見。須以佛知見治之。佛知見者。即現前離念靈知也。然此靈知。不能孑然自立。必隨緣起。不隨佛界之緣。便隨九界緣起。離十界外。無別緣起。故欲隨佛界緣起。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但信貴深。願貴切。持名貴專勤。果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而爲知見。亦即是念念中。以佛知見治衆生知見也。纖然不使心中。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即轉生界緣起爲佛界緣起。此於修道門中。乃點鉄成金極妙之法。（徹悟禪師示衆）

念佛時。當萬緣放下。一念單提。如雞抱卵。如龍養珠。不期小効。不求速成。但只一心常恁麼念。是名無上深妙禪門。此則根身世界。密隨其心。念念更變。殆非凡心肉眼所能知見者也。及乎報終命盡。彌陀聖衆現前。或現異香天樂諸靈瑞相。世人方謂淨業成就。然淨業之成。豈此時乎。（徹悟禪師示衆）

當念佛時。不可有別相。無有別想。即是止。當念佛時。須了了分明。能了了分明。即是觀。一念中止觀具足。非別有止觀。止即定因。定即止果。觀即慧因。慧即觀果。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即寂而照。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即照而寂。能如是者。淨業必無不成。如此成者。皆是上品。（徹悟禪師示衆）

吾今念佛。作一方便。自視此心。如淨寶瓶。佛名如穀。逐字逐句。如穀投瓶。貫珠而下。穀既無盡。瓶亦不滿。不於一粒拋向瓶外。（張光緯淨土剩言）

石南和尚偈曰。念佛切莫貪多念。且念一百心不亂。九十九聲一念差。將轉數珠都不算。如是一百百至千。從千至萬如珠貫。箭射不入刀不侵。百萬魔軍皆退竄。吾向來念佛。亦只囫圇念過。今始知須字字從心裏出。還須字字入心裏去。當念佛時。先要閉目端坐。凝神定慮。不可有一毫雜亂心。躁競心。昏惰心。開口出聲。務令聲從心發。心藉口傳。息調聲和。不徐不疾。字字分明。句句相續。分之則一字可作一句。貫之則百千句直如一句。綿綿密密。自一聲以至千萬聲。自一刻以至十二時。無斷。無續。不缺。不漏。久之純熟。華開見佛。到時自驗。決不賺人。（張光緯淨土剩言）

念佛之法。須兼作觀。瞑目向西。端坐默想。神與形離。騰直西去。漸見樹林及諸水鳥。

第12卷
第5號
第272期

本期要目

主編者　佛學半月刊社
地址：上海膠州路十一弄廿號
上海愚園路第一五四號　佛學書局發行
半月一冊定價一角五分
全年二十四期定價三元
郵費外加不通郵件可作信寄
第十二卷第五號
第二百七十二期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出版

繩界道。欄楯交羅。取次遊行。寶池勝蓮。香臺樓閣。種種在目。儼然如來現身丈六。觀音侍左。勢至侍右。於眉間光。垂手接引。我及海衆。同擠光中。隨引而上。禮足悲戀。於時忽見金掌摩頂。甘露灑身。此心廓然。獲大安隱。徐徐神返。若出定然。於彼世界中。日遊一遍。往生路熟。時至不迷（張光緯淨土剩言）

念佛人。初以耳識聞彼佛名。次以意識專注憶念。以專念故。總攝六根眼鼻舌身。如是六識皆悉不行。念之不已。念極而忘。所謂恆審思量七識者。其思寂焉。忘之不已。忘極而化。所謂眞妄和合八識者其妄消焉。則七識八識亦悉不行。至八識心王既不行。從者五十一心所焉附。爾時巨浪微波。咸成止水。濃雲薄霧。盡作澄空。唯是一心。更無餘法。（蓮池大師）

一心持名。往生正因。若一心非持名。或持名非一心。俱非（彌陀）略解蓮庵大師宗谷禪師示衆云。憂憂和尙介提念佛的是誰。汝念不必用此等法。只平常念去。但念不忘。忽然觸境遇緣。打着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蓮池大師禪關策進）

古音琴禪師示衆云。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蓮池大師禪關策進）

念佛法門。欲得心心相續。先事一心。而後入理一心。但非屏除萬緣不可。然在俗者此境難得。用當念一句爲主。截斷前後際。是煩雜中念佛之捷徑。昔曇鸞法師有無後心無間心之語。人每思念未來之事。卽是後心。人命在呼吸間。何能存此後心。無論千念萬念。只用當念一句。以爲往生正因。前句已過。後句正當。亦在當念。如是則心不緣過去。不緣未來。專注當念一句。是謂事一心。無論何時。可以往生。久久純熟。當念亦脫。便入理一心。生品必高。其無間心。卽是無後心之純一境界也。（楊仁山居士文會示友）



記　載

印度佛蹟鹿野苑記實（上）

本村述　无塵譯

一　印度的四大佛蹟

印度殘存的佛蹟很多。但可大別爲關於釋迦佛的。關於佛弟子及佛再傳弟子等的。以及爲佛教護法的國王或貴族等建設的三種。在這些佛蹟中。如佛降誕處的藍毗尼園。佛成道處的佛陀伽耶。佛最初說法處的鹿野苑。佛入滅處的拘尸那揭羅等四處。古來稱爲「四大靈蹟」。不但在印度本國。而且被全亞洲佛教徒看做神聖之地。本文所介紹的鹿野苑。是四大靈蹟之一。就是佛陀最初說法的地方在古來佛教方面稱爲「初轉法輪的靈蹟」世界各地到印度去旅行的人們。不問其信奉何種宗教沒有不去訪謁此一靈蹟。而紀念那一千五百年前的偉人。絕對眞理發見者的佛陀的。

古代的婆羅奈斯國（現今的貝拿勒斯 Benares 市）　在述說鹿野苑之前。先有就貝拿勒斯市談一談的必要。這都是市面對恆河。風光極爲明媚。在古代曾列入印度十六大國之一。爲學術。宗教。哲學及其他一般文化的中心。並視同聖地。卽在此際。也以其爲古代大都會而加以重視。在西歷六世紀末。旅行到印度的佛教學僧玄奘三藏的西域記上說：「該國周四千餘里。大都西臨恆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依此記載就可明瞭在當時是怎樣的一個大都市了。

該大都市在古代是獨立國。佛陀時代（西歷前世五紀）併入僑薩羅國。後來僑薩羅國爲摩竭陀國所併吞。又成摩竭陀國的屬國。這一都市。因爲是佛陀時代的宗教。哲學思想。師構通文化的中心地的關係。從那時起直到現代。都是梵文學和哲學研究的中心地。又因爲面臨恆河的關係。成印度教的中心聖地。所以極爲有名。更有若干印度教的寺院。造成此地的名勝古蹟。

二　火葬及水葬的舉行

這都市所以看做神聖的理由。是在前面所述面臨恆河一點。古來印度人中的印度教徒。把此河作爲神聖。他們相信如入此河沐浴。一切的罪障可以消失。又如在該地死亡。他的屍身葬到恆河中。來世卽可誕生到天國。所以都想把他們的後半世。到此聖地來結束。於是從全印度各地聚到此地來的人爲數極多。這種現象。除了此地。就是在印度也不能見到的。因此在這一都市。死亡者既多。葬儀亦多。葬儀在恆河岸邊的露天舉行。全是火葬。在河岸堆積着用白布蓋着的屍身。屍身安放在木柴上。燒化了一半。就把屍身連同殘火投入恆河。這的火葬與水葬同時舉行的儀式。是在此

都市以外所不能看見的現象。

把半燒的死骸投入恆河中。在印度教徒方面作爲最重要的行爲。他們相信如此做法來生可以誕生到天上。河岸的水邊。不舉行葬儀之處。有數千的羣衆泰然沐浴。水浴與水葬火葬每朝同時舉行。在我們看來實有不勝驚異之感。

三　苦行者的種種

又因此都市是印度教的靈地，且被視爲神聖的關係。種種的苦行者都聚到此地來。自古代起。印度即盛行苦修。並視爲宗教實踐之一。爲一般人尊崇。

在苦行者中。有全身塗灰。髮如飛蓬。裸體在河岸坐禪的行者。有望着日光而坐禪的行者。有睡在針釘床上而入定的行者。還有在炎威赫赫的河岸砂上。周圍焚着火而坐在火的中央入定的行者。又有身上帶着沉重的鐵鎖而坐禪的行者。此外有把身體倒掛在樹枝的。斷食的把幾尺長的布帛存入口中再把他吐出。想藉此使身心清潔的種種苦行者。這種現象非在印度。並且非在印度的此都市。是不能見到的。印度教徒把此類苦行者看做實踐修行者。表示非常敬重且加以保護。由此不難理解印度教徒的。信仰是怎樣的了。

四　鹿野苑的靈蹟

貝拿勒斯市東北約三里之外。有鹿野苑。鹿野苑的原語是摩利伽陀婆。摩利伽是「鹿」陀婆是「林野」。就是有古代鹿所棲居的林野的意義。又此地又名薩羅那托。這是從薩蘭那他的原語轉成。有「鹿的王」的意義。據此名稱就可明瞭古代是鹿的王的居住地。又在佛典。記此地爲「仙人處」。這種傳說的由來不明。

然而此地作爲佛陀最初說法地。即初轉法輪的靈蹟。是非常神聖的所在。

現在有就佛陀成道後。至最初說法的經歷敍述一下的必要。

佛陀在伽耶村的菩提樹下。悟絕對的眞理。、普通稱此爲「成道」）在覺悟此絕對的眞理的一剎那間。佛陀理解世界的兩面。即「現象的世界」及「實相的世界」前者是「迷的世界」後者是「覺悟的世界」。就人生方面來講。前者是「迷的人生」後者是「覺悟的人生」。又這是對於「家庭」。「國家」。「社會」等等全面的看法。所以佛陀所發見的眞理。是站在包含一切個人。國家。社會等的世界上的絕對眞理。

這種眞理轉爲「教」。就是佛的「教說」及「教法」。但是佛陀在成道後。並未立即把此眞理化爲教法而行教說。他在那時曾表示着十分躊躇的樣子。

佛陀在成道後。再經歷三週間入禪三昧。此亦係表示躊躇的一種作爲。又自成道的地方即那伽村向當時印度文化中心地的貝拿勒斯市走去。他到那處去。當然是爲了說教。即講說佛法。但是在此一百五十餘里。經過二十餘天的旅行中。完全是不開口即「無言」的旅行。這種無言的旅行。也就是躊躇的過程。

那末爲何要這樣躊躇呢？這是對於講說佛法的方法有所躊躇。換句話說。雖是把絕對的眞理化爲教法。但是應該把重點放在「迷的世界」上呢？還是放在「悟的世界上」呢？這是佛陀所十分考慮着的。在這種考慮的當兒。於是就有所躊躇。

佛陀的目的。是並非單在眞理的教化。而在衆生的普渡。在佛陀每次講說佛道。先把「時」。「地」。「人」。「法」及「義」五個問題詳加考慮。就可表明他的目的所在了。他這樣做法。是眞的救世者所採取的方法。佛陀時代的印度。是思想全盛時代。又是思想複雜的時代。當時一般人都看輕了人格方面。最重要的實踐道德。佛陀仔細觀察了這種時代的思想與社會情勢。關於如何加以救濟一點有所躊躇。雖然如此。因爲說法在救世者方面是屬於必要的。所以一面躊躇。一面仍向貝拿勒斯市出發。在他將到那處時。纔決定了說法的方式。他的決定。是把絕對的眞理向「迷的世界」上表現。把「迷的世界」眞相揭示給民衆看。把其中原因指示出來。這樣可使人們向着解脫的途徑進行。在他打定決意時。偶然在「鹿野苑」逢着五位舊友。他藉此因緣。即向五位舊友講說佛道。把他們教化。這就是所謂最初的說法。所以「鹿野苑」是最初說法的靈地。那五位舊友。就成爲佛陀的弟子。後來稱此五人爲五比丘。

——未完待續——

壬午臘月雪夜感懷呈圓瑛老法師

葉伯鑫

淪落休悲困海濱。佛樓經卷度閒身。明朝餓死憑天數。今夕眠安算福人。錦繡時猶溫舊夢。滄桑老又遍勞塵。歲寒轉瞬春光好。照眼燈花盼一新。

年來病骨任支離。信佛初心幸不移。看雪先憂多士冷。缺糧同慨萬家飢。貧能刊集天猶眷。亂可全軀數未奇。但祝陽春回大地。長依法宇樂修持。



傳記

大蒙山施食靈感紀

揚東

夫蒙山施食者。迺宋代不動法師所彙集。普濟六道羣靈。離苦得樂之良規。佛門緇素暮課必誦。施食一切孤魂。獲登超昇之善法也。今謂大蒙山者。則吾與老人所創起。先以圓妙觀心。俾歸一志妄緣俱寂。次加開示法語。詳明剴切致人動聽。後復朗誦眞言。字音清斷懇禱至誠。的為冥陽兩利。存歿咸資。殊勝眞功實德焉。是以輒有皈信士女。而為消釋宿世怨愆者。增崇福壽保安者。莊嚴往生功德者。追薦內外祖靈者。普利法界六道羣靈者。概欲敦請老人垂允。設放蒙山功德法事也。然斯大蒙山者靈感至多。功德無邊人皆知之。其義與餘口雖同。而法式迥異矣。蓋餘口限於人數。全賴上師運想作觀。身口意之三密相應。下師能唱能誦以佐。始於陰靈得度。繁而且難也。而蒙山不拘人數。非當上下諸師。異口同音之誦。即皈信士女皆克參念。徧獲巨益。簡而且易也。老人既為放蒙山之擅長。所顯之靈感。亦不勝枚舉。憶民國廿年間。老人於常熟小普陀為講筵時。一夜設放蒙山施食。普超十方法界一切六道羣靈。適登座開示畢。衆誦咒甫數遍。驟觀座上白光一道。照矚於孤魂臺。有某者持照機而攝影之為徵。故凡同壇皈信士女悉為敬信稱歎希有。又僧新修。患傷寒症。甚劇。懇請老人設放蒙山。懺罪業。病即瘳。又湯女士。襲病將終。乞請老人設放蒙山。資生樂邦。後終果獲笑容滿面。頂濕生西瑞相。又某尼。患癡怨難。食不入口。夜弗安眠。時出惡言。手足起舞。病延數月。醫治無效。後祈老人設放蒙山。伏願解釋無始宿世怨愆。壽盡則去。命在則痊。俟未幾日。安然往西。又奚信童。身弱食少。虔請老人設放蒙山。增福延年。後果體壯食多。如是略舉所知設放蒙山功勛之靈感。皆賴老人道力所應。否則。曷能臻此耶。茲聞老人大蒙山之說法。述成付梓流通。遂樂而紀靈感。亦為起信之一助爾。民國壬午孟秋揚東謹紀。

顧母胡太夫人往生並坐缸記

周轉西

余與顧兄景山共事。獲知其太夫人慈慧而賢。篤修淨業。早歲皈依印公法名慧脫。繼又受優婆夷戒於寶靜法師。晚歲修持愈虔。念佛愈力。印公生西。太夫人奉公遺像。安於佛右。日供淨水如禮佛。其志心供養三寶不忘師恩有如此者。壬午六月。太夫人忽示疾。顧兄與余商権坐缸及火葬並喪禮諸事。余曰。坐缸遵母命。孝莫大乎此也。其他身後事尚屬次要。目前當以助念為急耳。於是取檢飭終津梁一書與之。使之參考。作借鏡也。詎料明日竟以噩聞。報太夫人已於昨日申時西歸。今移靈中華殯儀館矣。余趨而往弔焉。見顧兄。含淚謂余曰。母於臨終之際。似身無病苦。但見口唇動如念佛。並時舉左手徐徐上下作禮佛之狀。終乃安詳而逝。余曰。太夫人生西矣。念佛人平生修持有素者。臨終多安定而不失正念。觀其口唇動如念佛。並時舉左手徐徐上下作禮佛之勢。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可知已。其一心不亂又心不顛倒可知已。臨終而有如此瑞相。非往生而何哉。太夫人法名慧脫。果得眞解脫矣。余甚佩印公之道心慧眼而具有先知。故名慧脫奇已。坐缸時余又見其四肢柔軟而容紅潤如生。莫不歎為希有。一時衆皆念佛相送。其家人亦隨衆念佛。哀而不傷。蓋已受太夫人之佛化也。嗚呼。太夫人之智慧可謂大矣。其福德可謂宏矣。坐缸已。請由慧海老法師說法封缸。現暫停靈於揚州會館。閱俟明歲周年當舉行荼毘云。太夫人系出南通胡氏望族。年二十一歸同邑顧公敬珍。生丈夫子三人鶴山景山桂山。世壽七十有四。嗚呼。如太夫人者彼其得佛慧至深。故能捨報安詳迥異常人。蓮品之高。亦必如其人矣。

宋母朱智馥居士生西事略

施宗導

宋母朱夫人。法名智馥。江蘇崇明人。年十八于歸宋氏。夙具慧根。雅好施與。佐夫營香業。勤勞不倦。民國二十六年春。約侶專赴吳垣。皈依淨宗大德印光法師。智馥即法師所命也。自是以後。闢淨室為佛堂。長齋念佛。禮誦不衰。仍不廢世事。終日栗碌家務不稍息。人或止之。曰我因業受生。宜勞苦以消宿愆。暇則普勸戚族親里。止惡行善。齋戒念佛。廣行功德。以息貪癡。一是皆以身作則。故被化者不知凡幾。二十八年間。與地方善信創設崇明佛教居士林。以資宏化。本年春邀宗導講彌陀經于寒山寺。此為崇邑講經之始。母勸衆參與。一時風起雲湧。佛聲相聞於道路。母大悅。爰就草創之林宇。墊資建設。募化鉅金。裝

塑大士像。昕夕督工。劬勞佛事。鞠躬盡瘁。卒抵于成。釋迦誕辰。大開法會。緇素咸集。極一時之盛。而香積廚中。母獨任之。淨侶一心修持。無米鹽瑣屑事者。實賴賢母有以致之。大會推母理事。內外雜務。萃厥一身。心雖怡而神已疲矣。農歷八月十一日。從林言歸。即感不適。略患吐瀉。中西醫咸稱無慮。十三日導視之。母曰。余此次與爾等訣矣。導且慰之。孰知中秋正午。竟起床正定。在念佛聲中。安詳而逝。逝後周身皆冷。經四時後頂門始溫。足爲生西之證。淨侶助念百人。識與不識。莫不垂哀涕淚。泣不可仰。希母之久駐者。溯母生平性德深厚。人我兩忘。非至蓋棺時。孰有知其崖岸。至大殮時。顏色鮮潤。無異平日。萬人空巷。讚歎瑞應。非偶然也。存年五十有六。子一國璋能繼承堂上志。受持皈戒。好施樂善。宏護佛法。尤具熱忱。宗導曰。印光大師常曰。治國平天下。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謂其能相夫教子。止惡行善。爲社會培人才。爲國家養元氣。易爲力也。今賢母行世間法外。令其夫若子。敬信三寶。爲世善人。進而返妄歸真。了脫生死。是尤可嘉已。余偶寓古瀛。得沐母之光儀。凝神脫俗。迥異常人。乃獲睹賢母於含笑中念佛而逝。往生淨土。夫復何疑。爰不辭固陋。振筆述之。以爲當世大雅及修淨業者告焉。

觀雪感懷次韻奉酬

葉伯奮

晚年棲隱滬江濱。難後餘生寄此身。舉世何方安樂國。幾時得作太平人。蒼天爲欲蘇民命。白雪從教洗劫塵。大地如銀回景運。謳歌共慶物華新。

佛學答問

答瞿建龍居士問六則

幻庵

問　一、楞嚴經中文殊獨讚觀音之耳根圓通。而不讚勢至之念佛圓通。其故何在。

答　一經有一經之宗趣。楞嚴經在使依觀音耳根圓通法修。文殊承佛聖旨。對當時機。故特讚之。若勢至念佛與前二十三種圓通。同爲陪稱而非主要。故皆不讚。然以法門而論。勢至章實是說根大圓通。與耳根圓通。但總別之殊。故經文即次在觀音章前。殆有深意存也歟。復次。勢至念佛章能將念佛往生因果關係。深切說出。實爲淨土行人所當服膺。但在楞嚴全部。並非淨土經典。故其歸結乃在表示根大圓通法門。若往生淨土。特其功效利益耳。

問　二、慧命經是否佛經。又據仙佛真傳載稱。在無色界之上尚有四民天。三清天及大羅天再外方爲極樂。不知然否。又彌陀經中。西方有無量壽佛。則此西方距離極樂遠近如何。

答　慧命經及仙佛傳。道家人作。並非佛說。不足爲憑。彌陀經中之西方無量壽佛。古德有二解。一謂另外一位佛。一謂即是阿彌陀佛。然此西方雖括恆河沙數世界。範圍當較十萬億佛土爲遠。而無量壽佛首舉其名。當非甚遠。但經無明文。不敢妄斷。

問　三、寶積經云「和合凝集決定成就」。則有疑性命合修之說。可使心腎相交能去百病。若取性而舍命、則心火上炎。疾病易起。然依佛家宗旨及我人利弊而論。究應單修抑雙修。

答　所行寶積經句。原經是否論坐禪。不可望文生解斷章取義也。即是說坐禪。亦決非性命雙修之意。何以故。佛法中無是種義故。如道教經論心。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所云一處。並非在色身上指一竅穴。蓋在一種理境上觀察耳。今「和合凝集」句。恐即制心一處之意。又道家之言性命。乃指色身上下兩竅之意。故有雙修之說。若佛家專意修心。遠離色身。所言性者。指一切法性。以心統萬法。故亦稱心性。以心中智慧。觀察法性。而了達之。自然得大自在。而身心皆爲所役矣。尙非單修。況雙修哉。

問　四、人身由四大所合。抑爲阿賴耶識感父精母血所成。（橫出者。由頂門而出。抑由腹部而出。平時須守穴否）

答　人生之本。爲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得父母精血之緣。而識中所具之四大種子。發生而爲四大。組織成身。識中所具之六識種子。發生而爲六識組織成心。其組織之式樣。又隨前生善惡之業而異其趣。此爲人生業造識變之理也。人死時四大壞。六識隱。惟阿賴耶識藏其種子而獨存。乃挾其種子。隨業緣而趨後生父母之所。而再生。欲界天人鬼畜。大概如是。地獄化生。則隨苦器而生。不由父母矣。至人死時賴耶離體。或上或下。視來生之趨何道或升或沈而定。無所謂橫出也。與其守穴。不如注意造業止惡行善之爲可靠耳。

問答

問　五、祖師禪之大概如何。參話頭之意義爲何。

答　頓悟自性（自己身心之法性）即是佛性。先悟後修。謂之祖師禪。此禪本不待學。故唐代利根人多。開言之下。即得開悟者。指不勝屈。自後根鈍。無由悟入。乃捌看話頭之法。以一句無意味語。令發起疑情。塞住思路。名曰參禪。待因緣成熟。觸境逢緣。皆得疑情脫落。自性現前。同於頓悟。此蓋無學之學。祖師接引方便。莫巧於是。然雖頓悟。而習氣絲毫未除。仍須漸次修行。方得究竟耳。

問　六、依因是子靜坐法續篇之法。以心止丹田。並加念佛號。則此種景象。是否即所謂禪淨雙修。其與單念佛而不趺坐者之優劣如何。

答　參禪念佛。坐住行臥皆宜。但爲初機心難攝放。故先敎從坐而修。凡人因身動而心散。故先靜其身。再定其心。此乃事前方便。並非參禪念佛之正行也。心若能定。則參禪可。念佛亦可。因是子敎心止丹田者。承前編法而來。佛法小止觀中。亦有臍下之句。而無丹田之名。蓋不取得穴也。參禪先悟自性而後修行者爲禪。念佛求生淨土而隨分修行者爲淨。事各因果不同。所謂雙修者。恐非究竟之談也。

病中書懷

葉紹傳

勒馬懸崖學智人。詎知命運不逢辰。三春歲月消床褥。半載生涯托比鄰。縱錯誰多非是禍。橐囊告罄懶憂貧。現前身世都虛僞。莫使黎邱鬼害眞。

消息

省心蓮社佛學講習會開講

本埠西摩路慈惠北里省心蓮社。設有佛學講習會。歷經范古農老居士講演經論。茲聞寒假後。已於國曆二月十六日開始續講「大乘入道次第章」。凡有志學佛者不可失之交臂。講期仍在每星期二四六午後五點半至七點。

靜安寺講阿彌陀經

本市靜安寺。爲消弭浩劫。普利羣生。恭請興慈老法師於國曆三月八日至廿一日。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宣講「阿彌陀經」祈禱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屆期希望諸善信共聞法要云。

芳林蓮社徵詢善友

滬西虹橋路飛機場西。吳家巷鎮北二里張方廟（一名芳林寺）今歲由戴傳禮周士達黃善茂等諸居士。發起每月初一念佛會。以資弘揚正法。提倡道德。古曆元旦。初期參加人數尚頗踴躍。但自愧才疏德薄。且規模未諳。擬借力外方智識之助。故徵詢近處善友。樂爲賜敎者。示書緻處。日後面請指導一切。此啟。通訊處。南翔諸翟鎮延壽堂轉交張方廟。

皖淝勵志學社徵求書報

本社附設佛學書報閱覽處。以供各界人士參考。惟以經費支絀。購請無多。殊抱向隅之歎也。倘荷海內佛敎各團體。如有佛學書報及刊物結緣者。倘希宏沛法施。源源惠賜。俾法雨同沾。則感功德不可思議矣。

地址合肥義興集法雨寺內

報告

今承印書功德基金會所收息金購贈下列書籍二十種凡屬該會會員均可來函索取但以每人五種爲限以資普及

本局贈書會謹啓

寒笳集	四百部
法相文學	二百部
敎誨淺說	二百部
儒佛合一救刼編	一百部
鐘　聲	一百部
觀音經藏	二百部
發心學佛因緣集第一集	一百本
又　第二集	一百本
往生安樂法門	二百部
淨業良導	二百部
歐美之光	二百部
仁　言	二百部
晨鐘集	二百部
江易園講演錄	一千本
旅行者言	二百部
萬善先資	一百部
極　樂	一百部
西方確指	二百部
華嚴綱要淺說	一百部
地藏經科註	六十部

大藏一覽集（七）

明寶德優婆塞陳實編

既捨此身受彼身　常持善業與惡業

毘婆沙論。問曰。若無中陰者。爲閻浮提命終已生鬱單越。彼於此斷。於彼無有而有。若無有而有者。是無有法而有。答曰。彼終不捨死時陰。要當受生時陰。得生時陰已。然後捨死時陰。如蚇蠖虫安前足已方舉後足。

宗鏡錄云。大藥菩薩白佛。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識捨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際識作何相。佛言。如有丈夫著堅甲冑。馬疾如風乘以入陣。干戈既交。心亂墜馬。武藝勁捷還卽跳上。識棄於身速卽受生。棄一受一亦復如是。又復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手足面目及諸形狀與人不異。體質事業影中皆無。無冷無熱及與諸觸。亦無肉段及與言音。識棄故身。未受新生。相亦如是。

又云。賢護童眞問佛。識捨此身。隨善惡業遷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谷入古蔔林。其風便香。經於糞穢。其風既臭。若風香臭俱至。則風香臭並發。盛者先顯。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

寶積經云。彼識欲移。猶如睡人夢見諸事。然此識不從咽喉及諸孔出。其識亦復如是不求諸孔。復問諸卵不破其識。云何移徙。佛言。譬如以瞻婆花薰麻善熟。然後壓油。而言此是瞻婆花油。然彼花香。不從麻邊求孔而入。因彼花麻二和合。故其香移徙。此識移卵亦復如是。復問。此識移徙善不善業其事云何。佛言。猶如種子擲置地內。生芽莖葉乃至花菓。或色赤白或性剛柔皆業力成熟故。

毘婆沙論云。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男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貴男與貧賤女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彼女人起尊勝想。若富貴女與貧賤男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

宗鏡錄云。問。六趣升沈皆唯是識。初生善惡之趣。其相云何。答。隨福所資果報不等。勝福資識其境則大。劣福資識其相乃微。顯識經云。大藥白佛。衆生捨身。云何生諸天中及至地獄。佛言。衆生臨終之時。福業資者棄之。本視得天妙視見天宮等。如睡不睡。安穩捨壽。將捨壽時。天父天母同止一座。天母手中自然華出。搖弄之時。命便終盡。無相之識棄捨諸根持諸境業。遷變果報。猶如乘馬棄一乘一。速托花內現天母手。大藥白佛。無因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緣內。佛告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內初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緣合而生。因緣不具。火卽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了不可見。然咸見火從木而出。如是大藥。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色。有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大藥。如火未出火相不現。煖觸皆無。若未有身。識受想行。皆悉不現。大藥。行惡業者命終之時甚大憂苦。見諸地獄應合入者。足豎向上頭倒向下。又見一處。地純是血。緣味著心便生地獄。膿敗臭穢識托其中。譬如糞穢諸臭虫生其中。入地獄者。託臭物生。亦復如是。

瑜伽論云。若福薄者當生下賤之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險惡之處。若福多者。當生尊貴之家。見寂靜境。或聞美妙可意之聲。及自妄見昇宮殿等可意相現。

寶積經云。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於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取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坐花上已樂著彼花取彼香味。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迴不已。

三十八個七日變　二十九種諸風吹

爾時父母貪愛俱極。最後各出一滴濃厚精血。和合住母胎中。猶如熟乳凝結。依阿賴耶識。卽此名爲羯羅藍位。

寶積經云。是諸衆生托胎。在母腹中三十八箇七日。有二十九種業風所吹。次第成就。第一七日狀如酪漿。第二七日狀如凝酪。第三七日狀如藥杵。第四七日狀如鞋揆。第五七日分須臂脛。第六七日肘膝相見。第七七日手足掌現。第八七日二十指現。第九七日九孔方現。第十七日聲音具足。第十一七日九孔開通。第十二七日生腸節孔。第十三七日生飢渴想。第十四七日生九萬筋。第十五七日生八萬脈。第十六七日通出入息。第十七七日食道漸寬。第十八第十九七日六根具足。第二十七日徧生骨節。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七日生血肉皮。第二十四二十五七日長血肉皮。第二十六七日生髮毛爪。第二十七七日分善惡相。第二十八七日妄生八想。第二十九三十七日黑白隨業。第三十一至三十六七日身相具足。第三十七七日念欲出生。第三十八七日滿十箇月。向母產門倒卓而生。

法苑珠林云。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汽可其身意。骨節端正。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臭汽不可心意。吹其骨節傴邪攣曲使不端正。人所不喜。

又云。經三十八七日。肢分悉皆具足。從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足者。或滿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八月。此名闕滿。若經七月六月。名不圓滿。或復缺減故。

罵僧闇昧胎淹久　懷見智慧母聰明

百緣經云。昔長者婦孕滿十月。子不肯出。尋重有身。復產一子。先懷妊者在母右脅。如是次第懷孕。如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得出外。其母患極療治無損。囑及眷屬。我腹中子猶活不死。我若命終開腹取子。言訖氣絕。送尸塚間。請醫耆婆破腹看之。果得一兒。頭髮皓白。語諸親言。我由先身惡口罵僧。今處母胎經六十年。受是苦惱。世尊遙知此兒善根純熟。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衆白佛言。今見老兒宿造何業。久處胎中。佛言。迦葉佛時有諸比丘。夏坐安居。差一比丘爲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其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唯是維那獨不得道。衆皆不聽。心懷懊惱。我爲汝輩營理僧事。今得安穩行道。反不聽我。自恣布薩。便罵僧衆。即被擯閉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不處此闇室。作是語已自縊命終。久墮地獄今始得出。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然後隨佛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復白佛言。老兒比丘宿植何福。出家證果。佛言。緣作維那營理衆事。值我得道。

又云。昔有梵志。名曰蛭駛。有其二子。男名長爪。女字舍利。姊弟聰明。具善論議。長爪每勝於姊。姊既妊身。弟又不如。時長爪云。我姊論勝。必是所懷智子之力。若子出世。論必勝我。當宜遊方廣學。其姊月滿產一男兒。名舍利弗。果達智論難可酬對。時諸梵志擊鼓招集國人十八億衆會於論場。時舍利弗輒昇高座。耆宿梵志無不驚怪。我諸論士。對彼小兒。得勝不足爲榮。其若不勝。大可恥愧。即遣下座小婆羅門共舍利弗粗相答問。其婆羅門詞窮理屈。漸次相推。遂至上座。盡皆不如舍利弗。論議既勝　名聞遠著。獨出無侶。後求出家得阿羅漢果。

五蘊品第十六　　十五則

五蘊色受想行識　四大地水並火風

大乘五蘊論云。五蘊者謂色受想行識。色蘊四大所成也。受蘊領納苦樂不苦不樂三也。想蘊取種種境也。行蘊諸心所法貪不息也。識蘊於所緣境了別爲性。亦名心意。採集所攝也。

般若經云。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密多時。如實知色受想行識。是爲能學五蘊。善現白佛。其義云何。佛答。若菩薩修行般若波羅密多時。如實知色相。如實知色生。如實知色滅。如實知色眞如。是爲如實知色。善現。如實知色。猶如聚沫。性不堅固。是名如實知色相。善現。如實知色。來無所從。去無所趣。雖無來無去而滅法相應。是名如實知色生。善現。如實知色來無所從去無所趣。雖無來無去而滅法相應。是實知色滅。善現。如實知色無生無滅無來無去無染無淨無增無減。常如其性不虛妄不變易。是名如實知色眞如（乃至知受如水泡。知想如陽燄。知行如芭蕉。知識如衆幻。皆虛妄相無去無來。生滅相應。如實知義例色可明）復次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密多時。如實知識。識自性空。乃知如實知識。識自性空。是爲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密多時能學五蘊。

宗鏡云。五陰者。謂色受想行識。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汚穢眞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

圓覺經云。我今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

大毘婆沙論。問四大種於一切時不相離耶。答曰。如是。云何知然。如入胎經云。佛告慶善。初羯邏籃。若有地界無水界者。便應乾散。今不散者。水所攝故。若有水界無地界者。便應流治。今之不流者。地所持故。若有地水無火界者。便應臭爛。今不爛者火所熟故。若有三界無風界者。應不增長。今增長者風所動故。

——下期待續——